

# 澳門：全球化時代中國的跨文化國際交流平臺

汪海\*

## 一、引言

在一定意義上而言，澳門與全球化的歷史緊密相連並佔據著其中的重要地位。早在16世紀，澳門就是聯繫亞、歐、非、美等各大洲的著名國際商埠。在幾個世紀的漫長年代中，澳門也是東西方文明交彙之地，是世界文化交流的重要樞紐。儘管由於多種原因，近一個多世紀以來，澳門國際交流樞紐的作用受到很大局限，但仍然保持著其基本功能，只要條件適宜，就有可能重新煥發生機。

澳門回歸祖國後，機遇正在到來，這一機遇就是中國實行對外開放政策，尤其在加入 WTO 後，中國已加速融入全球化潮流中。2003年10月，在國家高度支援下，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成功舉辦了“中國—葡語國家經貿合作論壇”，標誌著回歸祖國後的澳門，經濟社會發展有了新的方向和新的定位——澳門已經成為“中國與葡語國家經貿合作平臺”，也有條件能進而成為“中國與拉丁語系國家的經貿交流平臺”，成為“全球化時代中國重要的跨文化國際交流平臺”，在中國融入全球化的進程中發揮更加突出的作用。

## 二、中國需要面向全球構建跨文化國際交流平臺

隨著市場經濟的推動、科學技術的發展、現代交通的便利和互聯網等大眾傳播媒體的普及，21世紀的世界已進入全球化加速推進的新

---

\* 江蘇省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副研究員

時代，無論國家、企業還是個人之間的聯繫都更加緊密，商品、資本、技術、知識、資訊等將在全球範圍內加快流動，相互作用、相互交融，從而深刻影響人們的生活方式和思維方式，深刻影響全球經濟、社會的發展變遷。

中國是一個大國，人口規模居全球之首，經濟實力在各國排名第四，對外貿易額為世界第三，經貿發展速度更名列前茅，在全球化進程中必然會佔有日益突出的核心位置。同時，中國也是一個人多地少、自然資源相對貧乏、人均 GDP 還處在世界100名之後的發展中大國，現代化的進程將長期受到資源短缺和技術落後的雙重緊迫約束。基於這種國情，中國要推進現代化，就必須面向世界，充分利用國際資源和國際市場，大力引進國外先進技術，積極借鑒其他國家發展的成功經驗。因此，中國有可能會比其他大國更廣泛、更深刻地融入全球化潮流之中。

在交通運輸高度發達的現代，地球越來越“小”，空間距離已不再是制約國際交往的主要因素。當今世界有60多億人口，200多個國家，2500多個民族，3000多種語言，還有多種多樣的宗教、文化和文明。不同國家、不同文明、不同民族的人員、商品、資本、知識、技術、資訊等要在全球範圍內順暢流動，更需克服的是語言、文化、制度等方面的各種障礙。例如在互聯網的虛擬世界中，上網語言就已成為劃分空間的唯一邊界。而不同文化、不同文明、不同價值觀念之間的巨大差異，更是阻礙全球交往的深層因素。因此，全球化實際上是一個充滿了各種文化差異和價值觀念衝突的過程。要跨越這些尖銳複雜的矛盾和衝突，就需要增進不同國家和文明間的跨文化聯繫與對話。中國要實行對外開放，走向世界、融入世界，首先也必須推進跨文化的交流與溝通。

在全球化背景下，一個大國需要全方位地與世界各國保持密切聯繫，通常按照國內不同地區的歷史文化背景和國際聯繫方位，構造定向聯繫不同國家、不同文明的跨文化國際交流平臺。美國的紐約、洛杉磯、邁阿密分別是通向歐洲、亞洲、拉丁美洲的門戶，俄羅斯則以聖彼得堡和海參崴為聯繫歐、亞兩大洲的樞紐。這些國際交流平臺都有優越的地理位置、多元的語言文化環境，並同特定的國家和地區保

持著傳統的密切聯繫。以美國邁阿密為例：邁阿密位於美國佛羅里達半島東南岸，是美國距拉丁美洲最近的城市，自然成為通向拉丁美洲的門戶，邁阿密海港60%的貨物出口到拉美，邁阿密機場是世界上飛往拉丁美洲航班最多的國際航空港。邁阿密是美國與拉丁美洲的貿易中心，美國對中美洲的貿易有56%經由邁阿密處理，與加勒比地區和南美洲各有39%和24%的貿易由邁阿密處理。在邁阿密，設立了1000多家跨國公司的拉美地區總部，還設有50多個外國領事館、32個雙邊國際貿易商會、40多家外國銀行。邁阿密能夠成為美國進入拉丁美洲市場的門戶，一個重要優勢就是擁有110萬具備多元文化背景和使用多種語言的勞動力。邁阿密2/3以上的人口為來自古巴、巴西、哥倫比亞、委內瑞拉等國的拉美裔居民，為跨國公司提供了大量雙語人才，並使邁阿密成為美國唯一以拉美方式做生意的城市，成為拉美人最喜愛的採購、投資、度假、置產、接受教育和醫療服務之地。每年前往邁阿密的國內外遊客超過1100萬人次，其中來自拉丁美洲的佔1/3。邁阿密的國際商業中心地位是如此重要，以至被稱為“拉丁美洲的經濟首都”<sup>1</sup>。對於正在融入全球化的中國，具有強大跨語言文化溝通能力的邁阿密提供了一個很好的範例。

語言是人類交流的基本工具，是文化傳承與傳播的主要載體，也是構成民族、國家和文明的核心要素，語言上的溝通自然成為跨文化國際交流的前提。儘管世界上有數千種語言，但95%以上人口所使用的語言還不到100種，60%的人口僅使用12種主要語言。其中，英語、法語、西班牙語、葡萄牙語、阿拉伯語、俄羅斯語等少數幾種國際語言通行於世界大多數國家。也就是說，一個國家只要構建了包括這幾種主要語言在內的跨語言國際交流平臺，就可以在全球範圍內同大部分國家保持有效的跨文化聯繫與溝通。

長期以來，中國一直以香港為主要對外交流門戶。由於歷史的原因，香港通用的國際語言是英語，香港對外聯繫也以英語國家為主。英語是世界上最廣泛使用的國際語言，香港中、英文並重的人文環境，十分有利於香港成為中國同英語國家的交流平臺。然而，英語並

---

1. 阮海斌：《邁阿密——進出拉美的門戶》，《國際市場導刊》2003年第4期。

不是唯一的國際語言，它遠不能充分覆蓋全球。事實上，只有70多個國家不同程度的通用英語，僅佔世界國家總數的1/3。因此，以英語為主要對外交流工具在香港就難以同非英語國家進行廣領域、深層次的溝通。例如，香港和拉丁美洲國家無論在語言、文化、法律等方面均缺少共通性，以至香港與拉丁美洲的經濟聯繫相當薄弱。香港報紙曾提出，要把美國邁阿密作為香港“進軍拉丁美洲市場的跳板”<sup>2</sup>。如果香港自身都無法方便地直接進入拉丁美洲市場，中國內地就更不能充分借助於香港。

中國作為一個大國，面對豐富多彩的大千世界，僅有一個香港是遠遠不夠的，尤其應直接面向廣大非英語國家，構建更多的跨文化國際交流平臺。

除英語外，法語、西班牙語、葡萄牙語等拉丁系語言，也都是重要的國際語言。世界上使用拉丁系語言的國家主要分佈在南歐、非洲、拉丁美洲和太平洋地區，共有80多個，比通用英語的國家還多。拉丁語系國家不僅為數眾多，而且在當今全球經濟社會發展中佔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然而，中國同拉丁語系國家的聯繫卻明顯落後於同英語國家的交往。究其原因，就是因為中國和拉丁語系國家之間缺少一個像香港那樣高度發達的跨語言、跨文化國際交流媒介。

隨著中國對外開放的不斷深化，在1980年代就已提出了“再造幾個香港”的構想。但香港優越的區位條件、廣泛的國際聯繫、多元的語言文化環境和高度開放的自由港制度，都不是內地城市在一朝一夕中所能成就的。最有可能成為香港式國際交流平臺的，是和香港唇齒相依、命運與共的澳門。澳門的區位條件和自由港制度與香港相似，作為中國對外交流門戶的歷史則比香港還要久遠。更為重要的是，澳門通用屬於拉丁語系的葡萄牙語，並同廣大拉丁語系國家有著傳統的經濟文化聯繫，完全有條件成為中國聯繫拉丁語系國家的跨文化國際交流平臺，與香港錯位發展，互為補充。香港加上澳門，兩大國際交流平臺的對外聯繫範圍可覆蓋世界2/3以上的國家，能夠在中國融入全球化的進程中發揮重要的先驅與核心作用。

---

2. 香港《快報》1992年6月13日報道。

### 三、澳門構建跨文化國際交流平臺的優勢

澳門是中國歷史悠久的“對外交流之門”，早在16世紀，澳門就是聯繫亞、歐、非、美各大洲的著名國際商埠。澳門地處珠江口，珠江幹流深入中國內地，並經由廣西桂林附近的靈渠溝通長江和大運河。在以水路運輸為主的時代，澳門的經濟腹地涵蓋了全國最富庶的地區。中國是當時經濟領先的大國，絲綢、茶葉、瓷器等豐富物產正是經由澳門國際商埠源源運往世界各大洲的廣闊市場。澳門在幾個世紀的漫長年代中，是西學東漸、中學西傳的唯一通道，在東西方文明對話與文化交流史上佔有重要地位。

鴉片戰爭之後，香港和澳門相繼成為自由港。由於港口泥沙淤積等原因，澳門國際商埠的地位被香港所取代，逐漸成為以博彩旅遊業為主體的“東方蒙地卡羅”。然而在澳門500年歷史中，大部分時期的基本定位和主導功能都以國際貿易、文化交流為主，其歷史傳統、文化積澱和制度安排等，都是與它的這一功能定位相適應的。換言之，澳門的歷史定位，更突出的應是“國際商埠”、“文化樞紐”，而非“賭城”。澳門之所以成為“東方蒙地卡羅”，只是19世紀澳門因港口淤積失去國際商埠地位而做出的權宜之計。這種被動選擇在當時可能有其一定的現實性，但在各方面條件都已發生重大變化的今天，是否還要繼續單一依賴博彩旅遊業，甚至發展成“東方拉斯維加斯”<sup>3</sup>，就需要進行認真的思考和探討了。

拉斯維加斯所在的美國是資金充裕的高收入富國，也是賭博合法化國家。而澳門所在的中國是一個發展中國家，人均GDP僅為美國的1/30，在相當長時期內，資金都是稀缺資源。同時，中國內地又實行嚴格禁賭政策，與美國存在根本區別。澳門同拉斯維加斯相比，在經濟基礎、政策制度、發展環境等許多方面都有巨大差異，如果脫離內地資金稀缺和實行禁賭政策的實際，無序和過度擴張博彩業，就會出現與周邊地區經濟生態、社會生態嚴重失調現象，不可能持續發展。同時，澳門土地、人力等資源都極其有限，博彩業“一業獨大”，擠壓

3. 葉國華：《談香港回歸的體會》，《澳門經濟》1998年第5期。

其他行業生存空間，整體經濟就會失去平衡。澳門經濟社會發展如全部繫於博彩業之上，也有很大市場風險。近年相繼出現的亞洲金融危機、香港經濟不景氣以及非典型肺炎疫情等，都曾對澳門博彩旅遊業造成了很大衝擊。2005年初內地嚴令禁賭，澳門輿論紛紛呼籲，必須抓緊尋找和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國家“十一五”規劃已經明確提出，要“積極支援澳門經濟適度多元發展”。澳門明確新的發展定位，尋找新的發展方向，已是勢在必然。

進入新世紀，對澳門而言，最大的變化就是它已回歸祖國。澳門是“微型經濟”，今後的發展不能不受中國內地的巨大影響。中國要進一步擴大開放，融入全球化潮流，必然期待澳門盡快恢復和擴展國際交流平臺的功能，成為世界進入中國的門戶，成為中國走向世界的橋梁。而澳門也具備多種優勢，有條件擔當這一重要角色。

## 1. 廣泛的對內對外聯繫

澳門回歸祖國後，與內地的聯繫進一步加強。2003年10月內地與澳門簽署了“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協定”，2004年6月澳門、香港與內地9省又共同簽署了“泛珠三角區域合作框架協定”，為澳門與內地的經貿合作提供了廣闊的發展空間。在對外聯繫方面，澳門作為單獨關稅區，同世界上120多個國家和地區保持著穩定的經濟貿易關係。澳門是世界貿易組織、世界旅遊組織、聯合國教育科學和文化組織等30多個國際組織的成員，適用160多項國際條約，同69個國家有領事關係，獲得49個國家及12個地區給予免簽證待遇，居住著來自5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外籍僑民以及來自東南亞的5萬多歸僑。澳門背靠祖國大陸，又有廣泛的國際聯繫，可以在中國對外合作交流中發揮不可多得的橋梁、紐帶和中介作用。

## 2. 高度開放的經濟體系

澳門是歷史悠久的自由港，長期實行自由經濟政策和免稅、低稅政策，商品、貨物、資金、外匯自由進出，自由交易。企業自由經營，不受干預。人員自由往來，手續簡便。像香港、新加坡一樣，澳

門是世界極少數幾個經濟開放度、自由度最高的地區之一。在全球化背景下，跨國主體和跨國活動與日俱增，澳門高度開放自由的市場經濟政策和制度安排，能夠更好地適應人員、商品、資金、技術、資訊等在世界範圍內順暢流動的要求，有利於澳門率先跨越各國間因不同國家疆界和經濟制度而築起的障礙壁壘，發展離岸經濟和跨國經濟，促進中國與世界各國的交流。

### 3. 多元的語言文化環境

澳門最獨特的優勢，是它與葡語和拉丁語系國家有著相同、相近的語言文化背景，並與這些國家保持著傳統的密切聯繫。在澳門，中文和葡文同為官方語言。世界上使用葡語的有葡萄牙、巴西、安哥拉、莫桑比克等10多個國家和地區，以葡語為母語的有2億多人。更重要的是葡語和法語、西班牙語、意大利語等同屬印歐語系拉丁語族，它們均由古拉丁語演變而成，故其語音、語法和辭彙都有許多相同、相近之處。以拉丁系語言為第一語言的國家有法國、義大利、葡萄牙、西班牙、巴西、墨西哥、阿根廷等30餘國，可稱之為“拉丁國家”<sup>4</sup>。這些“拉丁國家”主要分佈於南歐和拉丁美洲，不僅語言相通相近，在民族、文化、地理、歷史、宗教、法律等方面，都有鮮明的共性。例如，其實行的法律都屬於羅馬法系，居民主要信仰羅馬天主教，構成世界文明體系的一個獨特單元。此外，世界上還有50多個國家和地區通用拉丁系語言。

拉丁語系國家為數眾多，而且在當今世界佔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在全球10大經濟強國中，就有4個是拉丁國家。歐洲的拉丁國家經濟實力雄厚、科技文化發達，法國、義大利、西班牙都是世界經濟大國。這些國家不僅高科技產業領先，時裝、珠寶、食品、化妝品等高檔消費品產業集群也聞名於世。拉丁美洲有巨大發展潛力，其中巴西國土面積居世界第5位，地大物博，自然資源極為豐富，僅可耕地面積就相當於中國的3倍。亞馬遜熱帶雨林是世界最大的多樣性生物寶庫，地下

---

4. 汪海：《澳門：聯繫拉丁國家的“香港”》，《港澳經濟》，1988年第2、3期。

礦藏價值30多萬億美元，鐵礦儲量居全球之首。阿根廷號稱世界“糧倉”和“肉庫”，有大量“過剩農產品”需要打開國際市場。非洲3/5的國家和地區通用法、葡、西等拉丁系語言，其中法語國家剛果(金)素有“世界原料倉庫”之稱，稀有金屬和有色金屬儲量居世界前列。葡語國家安哥拉石油、天然氣、鑽石、黃金、森林資源豐裕，現已成為中國原油進口的主要來源國。另一個葡語國家莫桑比克有充足的土地和淡水資源，沿海平原面積超過了我國華北平原和松遼平原，而橫穿其沿海平原的贊比西河水量多於密西西比河、尼羅河、恒河，充分開發後可以成為像珠江三角洲、湄公河三角洲那樣的“魚米之鄉”。莫桑比克的貝拉港、馬普托港還是剛果(金)、贊比亞、南非等世界級礦產富集區的主要資源輸出港。

拉丁語系國家與中國經濟互補合作有廣闊前景，應是中國全方位開放、多元化拓展經濟聯繫的重點物件。然而，由於語言的障礙、文化的隔閡，中國同這些國家的交流至今仍非常薄弱，遠遠落後於中國和英語國家的聯繫強度。以葡語國家巴西為例，巴西國土面積相當於東南亞及南亞國家的總和，經濟規模和市場容量與中國相近，但目前中巴貿易額還不及我國同東南亞英語國家菲律賓一國的貿易額。中國與歐盟的貿易磨擦集中於南歐拉丁國家，西班牙“埃爾切燒鞋事件”典型和深刻地凸顯了中國開拓歐洲市場的文化溝通問題。走出國門，擴大對外投資，是中國融入全球經濟的重要內容。在跨國投資活動中，如何克服異國的文化衝擊，如何駕馭投資國與受資國的文化差異，是跨國企業面臨的最大挑戰。與西方跨國公司相比，中國企業的跨文化管理經驗極其缺乏。對大多數拉丁語系國家而言，中國企業更是完全陌生的異質文化現象。中國著名海外投資案例——首鋼投資秘魯鐵礦遭遇的困境，很大程度上就是文化整合失敗所致。2004年11月，在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訪問拉美期間，與巴西、阿根廷等國簽署了一系列合作協定，計劃投資上百億美元建設基礎設施，開發能源礦產。加強中國與拉美國家的跨文化溝通，已成為當務之急。中國的發展，也為拉丁語系國家的資金流動、技術輸出、商品貿易、資源開發提供了巨大市場和無限商機。然而，這些國家與中國交流，首先必須瞭解中國，也需要有一個聯繫中拉的跨文化橋梁。強化中國與拉丁語系國家的相互聯繫，一個必然的選擇是充分發揮澳門的中介和橋樑作用。



澳門與拉丁語系國家有著相同或相近的語言文化環境，並與拉丁語系國家保持著傳統和廣泛的聯繫。澳門曾是亞洲同歐美非洲拉丁語系國家之間的貿易樞紐。至今，法國、義大利、葡萄牙等拉丁國家仍是澳門的主要貿易物件。澳門的外資銀行，也以葡、法等拉丁國家居多。中國和拉丁國家初始的科技、文化交流，均以澳門為中介。一些主要拉丁國家的對華交流先驅如義大利人利馬竇、西班牙人龐迪我、法國人金尼閣、比利時人南懷仁等，都是經由澳門進入中國的，他們在東西方文化交流史上均做出了突出貢獻。目前澳門的外籍居民主要來自拉丁語系國家，有的甚至來自幾內亞比紹、宏都拉斯和馬達加斯加等遙遠的拉丁語系小國。而最早遠赴葡萄牙、義大利、巴西等拉丁國家的中國人，也是經由澳門出國的。在文化、教育、宗教、法律等許多方面，澳門與拉丁國家都有顯著的共性和深厚的淵源關係。澳門的中拉多元文化環境和中拉國際聯繫優勢在中國以至東亞都是獨一無二的，甚至連香港這個國際交流樞紐都難以與之相比。如果這些獨特優勢不能被充分利用，不僅是澳門、也會是中國的巨大損失。

自從哥倫布航海時代起，中國對世界的認知和全球化經驗就開始落後於西方。但即使在長期閉關自守、屢屢實行海禁政策的明清時期，仍然保留了澳門這個與世界被動交往的“後門”。然而由於這種交往的被動性，也使得中國與西方的差距不斷拉大。現在，澳門雖已回歸祖國，但中國不可能再回復到澳門開埠前的閉關鎖國時代，中國的發展已和世界息息相關。在全球化加速推進的大趨勢下，在中國主動對外開放、主動走出國門的當代，中國要深入瞭解世界，更要與不同國家和文明建立全方位聯繫，實現平等合作、和諧共存。已經回歸祖國的澳門，應是中國與世界交往，尤其是聯繫歐洲、拉丁美洲和非洲不可多得並必須積極利用的橋梁和紐帶。

澳門廣泛的國際經濟聯繫、深厚的多元文化底蘊和高度開放的自由港制度，十分有利澳門跨越不同語言、文化和制度障礙，參加國際競爭與合作。在全球化加速推進的大趨勢下，澳門的最佳定位應是“東方邁阿密”，即成為全球化時代中國與拉丁語系國家的經濟文化交流平臺。邁阿密不僅是美國的著名旅遊度假中心，旅遊業繁榮興旺，更擁有發達的貿易、金融、會展、物流、諮詢等國際中介性產業和高增值

服務業，是聯繫美國和拉丁美洲的橋梁。澳門成為“東方邁阿密”，無論對澳門經濟的多元發展，還是對中國的和平崛起，都有重大意義。

#### 四、澳門構建跨文化國際交流平臺的策略

澳門構建中國聯繫葡語和拉丁語系國家的國際交流平臺，受到國家的全力支援，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和澳門各界也在很大程度上取得共識。《澳門日報》1987年8月27日發表文章《澳門發展途徑探索》，提出應利用澳門多元語言文化環境和傳統對外聯繫優勢，使澳門“成為中國與巴西等葡語國家及拉丁語系國家交流的橋樑”。《澳門日報》1995年7月7日報道，國務院港澳辦公室副主任陳滋英認為：與拉丁語系國家的聯繫，是澳門的優勢。1997年2月，由廣東港澳經濟研究會和澳門經濟學會完成的研究報告《澳門經濟發展的若干策略》指出：“澳門完全有條件充當中國和葡語及拉丁語系國家之間的橋樑和中介”。澳門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何厚鐸在2001年度施政報告中就表示，“特區政府將採取更有效的措施，使澳門真正成為內地與歐盟及拉丁語系國家之間的經貿合作和文化交流橋梁”。2003年10月，在國家高度支援下，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成功舉辦了“中國—葡語國家經貿合作論壇”。中國國務院副總理吳儀在論壇上指出：中國希望通過這次論壇，建立一種合作機制，成為中國和葡語國家參與經濟全球化的重要平臺<sup>5</sup>。

中國—葡語國家經貿合作論壇成立以來，在擴大雙邊貿易、促進相互投資、加強基礎設施建設、開發自然資源、培訓專業技術人員等領域的合作都取得了明顯效果。2004年中國與葡語國家貿易額達182.7億美元，比論壇初創的2003年大幅增長65.7%；2005年雙方貿易額更達231.9億美元，首次突破200億美元的規模。截至2005年6月底，中國在葡語國家承包勞務累計簽訂合同額20.9億美元，完成營業額10.4億美

---

6. [美] 菲利普·R. 哈里斯、羅伯特·T. 莫蘭著，關世傑譯：《跨文化管理》2002年版，第222頁。

元；中國對葡語國家投資達1.66億美元；葡語國家在華合同投資額5.44億美元，實際投資額2.29億美元。澳門與葡語國家的經貿合作也在積極開展，澳門博彩娛樂有限公司於2004年斥資9000萬歐元購買葡萄牙電力公司的股份，並在研究對其他葡語國家投資意向。澳門吸收來自葡語國家的資本也有大幅增長。澳門企業正在為中國內地企業到葡語國家開展經貿合作提供翻譯、諮詢、代理、培訓、資訊以及介紹合作夥伴、進行市場調查、開發營銷通道等多種形式服務。“中國—葡語國家經貿合作論壇”第二屆部長級會議將於2006年9月在澳門舉行，確定2007—2009年中國與葡語國家經貿合作方向、合作領域和合作方式。同時還將舉辦中國—葡語國家企業家大會、澳門國際貿易投資展覽會等一系列經貿促進活動。

中國—葡語國家經貿合作論壇的成立，標誌著澳門已開始成為中國一個重要的跨文化國際交流平臺。但要充分發揮澳門在中國對外開放、參與全球化進程中的巨大潛能，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在當前，亟待解決的主要有三大重點問題。首先，是強化澳門的“中國與葡語國家交流平臺”功能，並爭取進一步提升為“中國與廣大拉丁語系國家交流平臺”。單一的葡語平臺難以為澳門集聚足夠的人氣，難以形成具有規模效益的強大國際中介性服務產業，更難滿足中國全方位擴大開放的迫切需要。世界上通用葡語的國家和地區只有10多個，而使用西班牙語、法語等其他拉丁系語言的國家有70多個。其中法國、義大利、西班牙、墨西哥等在世界上都有很大影響，經濟實力明顯強於葡語國家，中國同樣需要與之加強合作，構建國際交流平臺。而澳門同這些國家有著相似的拉丁文化底蘊和傳統的經濟貿易聯繫，又有中國—葡語國家合作平臺的良好基礎，突出的優勢無可替代，能夠順理成章地升級為中國與西語、法語等拉丁語系國家的交流平臺。第二，是要盡早解除約束澳門經濟發展的“地小、水淺、人少”的主要瓶頸。澳門地域狹小，沒有深水港，缺少雙語、多語人才和專業人才，嚴重束縛國際交流平臺功能的充分發揮。需要與內地、尤其是同近鄰珠海在土地開發、港口利用、人才培养等方面加強合作，實現優勢互補。第三，是培植開發與澳門國際交流平臺相關的各類產業，實現經濟多元發展。構建澳門國際交流平臺，需要逐步培育發展國際貿易、航運、金

融、旅遊、會展、物流、諮詢、教育、文化、創意等產業，形成強大的國際中介性服務產業和關聯產業集群，強化澳門的國際交流功能，並在博彩業之外構造新的產業增長極，帶動澳門經濟多元發展。要解決上述問題，可考慮採取以下具體對策。

### 1. 積極營造西語、法語平臺，加快澳門由“中國—葡語國家經貿合作平臺”向“中國—拉丁語系國家經濟文化交流平臺”的升級進程

在拉丁系諸語言中，西班牙語是與葡萄牙語關係最緊密的親屬語言，也是重要國際語言。世界上通用西語的國家有20多個，人口約4億，是葡語國家的兩倍。甚至最大英語國家美國，也在朝著英、西雙語國家的方向發展<sup>6</sup>。西語國家主要分佈在拉丁美洲和歐洲，與葡語國家語言相通、地緣相近，在民族、文化、歷史、宗教、法律等許多方面都有共同的根基。2003年，中國與西班牙建立了“中國西班牙論壇”，通過兩國政府間的合作，進一步加強在各領域的雙邊關係。至今，中西論壇已成功在北京、巴賽隆納和上海召開了三次年會，有力促進了中西全面戰略夥伴關係。今後，可以爭取把中西論壇的中方會址固定設在與西班牙有傳統聯繫的澳門，逐步營造“中國—西語國家交流平臺”，為今後澳門由“中國—葡語國家經貿合作平臺”向“中國—拉丁語系國家交流平臺”升級，提供堅實的臺階。世界上大部分西語國家都在拉丁美洲，而拉美是發展中國家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中國的主要國際合作夥伴。中國和拉美發展水平相近，也需要深入研究借鑒拉美發展的經驗教訓。因此，中國—拉美關係亟待擴展。澳門“中國—葡語國家論壇”，已把中國同拉美最大國家巴西緊密聯繫起來。除巴西外，拉丁美洲基本上都是西語國家，但在中國和拉美20多個西語國家之間，尚未形成全面合作機制。可爭取在澳門舉辦“中國—葡語國家論壇”和“中國—西班牙論壇”基礎上，進一步設立“中國—拉丁美洲論壇”，利用澳門的中介優勢全面拓展中國和拉丁美洲的友好合作關係。

6. 王延春：《他們為什麼選中義大利》，《經濟觀察報》2006年6月12日。

澳門與歐洲有傳統的聯繫，歐盟在澳門建立了亞洲首個“歐洲資訊中心”，設立了歐洲—中國企業家俱樂部，並與澳門簽定了《澳門與歐盟貿易及合作協定》，澳門成為“歐盟投資夥伴計劃”受惠地區。澳門還與歐洲合作，成功舉辦了多次“尤里卡亞洲”科技交流活動。澳門與歐洲的傳統聯繫主要側重於葡萄牙、西班牙、法國、義大利等南歐拉丁國家，而中國同南歐國家的合作前景又極為廣闊，不僅在高技術方面，就是在時裝、珠寶、食品、化妝品等傳統產業領域，其“拉丁風格”的創意設計理念、品牌營銷理念和具有“拉丁文化根植性”的地域產業集群，也很值得亟待升級換代的中國勞動密集型製造業學習仿效。歐盟是中國最大經貿合作夥伴，近年歐盟的年經濟增長率只有1%左右，而中國對歐出口卻每年遞增30%以上，不能不引發嚴重貿易磨擦。目前中國同歐盟的紡織品、皮鞋、家具等重大貿易磨擦主要集中於南歐國家，而中國又是南歐國家高檔消費品的潛在巨大市場。同時，無論是日用消費品還是高技術產品，都可以走“南歐研發、中國製造”的優勢互補之路。因此，中國和南歐國家之間完全可以找到解決貿易磨擦的雙贏方案。在科技、文化、教育等其他領域，中國與南歐也有巨大合作前景。但雙方合作的障礙，如同義大利政府經貿官員所說，“一個在歐洲，一個在亞洲，文化差異很大，雙方需要溝通磨合”<sup>8</sup>，澳門正可以成為中國與南歐國家跨文化溝通的最佳平臺。可借助“中國—葡語國家論壇”和“中國—西班牙論壇”的有利條件，爭取在澳門舉辦“中國—南歐國家合作論壇”，擴大中國同10多個南歐拉丁語系國家的聯繫。澳門在強化葡語、西語國際交流平臺的同時，也能進一步向法語、意語等其他拉丁系語言國際交流平臺發展。

非洲是一個有著巨大發展潛力的大陸，中國同非洲經貿聯繫卻相當薄弱，對非洲的文化影響力就更落後於發達國家。由於非洲國家為數眾多，且以中小國家為主，同中國的雙邊溝通渠道相對分散薄弱。為加強中非交流，已建立了“中國—非洲論壇”合作機制。非洲大部分國家通用法語、葡語、西語等拉丁系語言，而澳門已成為中國與非洲葡語國家的合作平臺，和法語、西語非洲國家也有相近的文化背景，並且是中國距非洲最近的國際交流門戶，可以爭取把中非論壇的中方會址固定設在澳門，使之成為連接中國和非洲的重要紐帶。

隨著澳門向“中國—拉丁語系國家交流平臺”全面升級，澳門對外聯繫範圍將逐步涵蓋所有80多個拉丁語系國家。長期以來一向落後的中拉聯繫，能夠因澳門國際交流平臺的促進而加速擴展。

在全球化的大趨勢下，澳門這一中國和拉丁語系國家的交流平臺，不僅在跨越語言和文化交際障礙的層面，是“國際經貿合作與文化交流平臺”；也會在超越文明和文化價值衝突的層面，成為“東西方文明對話平臺”。

英國著名歷史學家湯因比認為，人類歷史的真正載體是諸多自成一體、各有根據的文明形態，有史以來的人類文明具有多元性，在人類歷史上曾出現過20多種自成體系的偉大文明<sup>7</sup>。美國哈佛大學亨廷頓教授提出：文明是人們的最高文化歸屬，是人們認同的最廣泛的文化實體。目前世界上存在著8種文明，即西方文明、東正教文明、伊斯蘭教文明、印度教文明、儒家文明、日本文明、拉丁美洲文明和非洲文明。在冷戰後的世界，衝突的根源主要是文化的，而不是意識形態和經濟的。全球衝突將發生於有著不同文化的國家和集團之間，尤其是伊斯蘭文明和儒家文明有可能形成對西方文明的挑戰<sup>8</sup>。當今世界，各種文明究竟是走向衝突，還是走向對話和共存，這是關係到全球和平與發展的重大抉擇。亨廷頓也認為“在正在來臨的時代，文明的衝突是對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脅，而建立在多文明基礎上的國際秩序是防止世界大戰的最可靠保障”，“各文明的人民應尋求和擴大與其他文明共有的價值觀、制度和實踐”<sup>9</sup>。不同文明之間，既存在可能會引起衝突的文化獨特性、差異性，也有文化價值觀的相通性、相容性，而各文明的共性和共有價值觀就構成文明對話、交流的基礎。聯合國曾把新千年開始的2001年定為“不同文明對話年”。西班牙首相薩帕特羅在2004年9月舉行的聯合國大會上，提議在不同國家和文明之間開展建設性對

7. [英] 阿諾爾德·湯因比著，曹未風等譯：《歷史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15—43頁。

8. [美] 塞繆爾·亨廷頓著，周琪等譯：《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北京：新華出版社，1998年版，第23—33頁。

9. [美] 塞繆爾·亨廷頓著，周琪等譯：《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北京：新華出版社，1998年版，第370—372頁。

話，建立“文明聯盟”，受到聯合國秘書長安南和許多國家的支援，中國也對這一倡議表示贊同<sup>10</sup>。中國要爭取實現和平發展，就需要與具有不同文明背景的國家廣泛合作。中國主張推動不同文明的對話和交融<sup>11</sup>，共建和諧世界<sup>12</sup>。

在世界上一些有著悠久歷史的多種語言、多元文化交彙地區，不同的文明經過長期接觸碰撞和交往得以拓展視野，能以多種視角觀察世界和審視自身，並逐漸相互理解、認同，甚至相互吸收、融和，達成共識和採取共同行動，這些多語言、跨文化地區也就成為溝通不同文明的國際交流平臺。當今區域一體化程度最高的歐盟，其創始成員國使用許多種官方語言，主要分屬南歐拉丁語系文化區和北歐日爾曼語系文化區。自羅馬帝國“日爾曼蠻族入侵”和“宗教改革”時代起，這兩大文化區之間就發生過無數的衝突和戰爭。歐盟建立後，為克服語言文化差異導致的衝突和障礙，歐盟總部、歐洲議會和歐洲法院等主要機構均設置在處於南歐拉丁語系文化區和北歐日爾曼語系文化區交界線上的雙語城市布魯塞爾、斯特拉斯堡和盧森堡<sup>13</sup>，利用其跨語言中介作用和跨文化溝通能力消除隔閡、協調利益、促進交流、凝聚共識。歐盟是當代全球化和地區一體化發展的典範，由歐盟的經驗，可以清晰地前瞻未來全球化進程中跨文化國際交流平臺的重大作用和一些多元文化國際名城可能會擔當的關鍵角色。

澳門是世界著名的東西方文明交流樞紐。在澳門，佛教、道教、天主教、基督教、印度教、伊斯蘭教、巴哈伊教等多種宗教長期共存。澳門居民絕大多數為華人，外籍居民包括中、葡混血的“土生葡人”，其他則來自亞、歐、美、非等各大洲數十個國家，在澳門這個彈丸之地“五方雜處”，和睦共生。《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規定，澳門居民不因國籍、血統、種族、性別、語言、宗教、政治或思想信仰、文化程度、經濟狀況或社會條件而受到歧視，並特別規定澳門葡

10. 《人民日報》2005年11月16日報道。

11. 《人民日報》2006年4月23日報道。

12. 《人民日報》2005年12月7日報道。

13. [美] H·J·德伯里著，王民等譯：《人文地理》，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88年版，第130頁。

裔居民的利益依法受到保護，尊重他們的習俗和文化傳統，展現了中華民族、中華文明的博大包容精神。聯合國和平獎獲得者、日本著名學者池田大作曾指出：“人們發現澳門從來就是一個各種思想相互寬容的社會。在澳門，葡萄牙人文主義和中國的宇宙觀和諧相處。中西文化互相尊重，互相學習，澳門這種開放而兼收並蓄的精神給予各國不同文化增添了光彩。不言而喻，澳門文化將像燈塔一樣，給這個不安寧的世界帶來光明和希望”<sup>14</sup>。

澳門構建中國同80多個拉丁語系國家的跨文化交流平臺，也將成為東方文明與西方文明、拉丁美洲文明、非洲文明等人類主要文明的對話平臺。尤其在東西方文明對話中，澳門有條件能夠擔當重要角色。500年來，澳門一直是東方的中華文明與西方的拉丁文明交彙之地。拉丁文明是西方文明的源頭，在19世紀以前也是西方文明的主流。而古拉丁語和意語、法語、西語、葡語等現代拉丁系語言又是拉丁文明的載體，是研究拉丁文明和西方文明的鑰匙。構建澳門跨文化交流和文明對話平臺，中國可以更好地瞭解不同文明特別是西方文明的發展變遷，汲取不同國家、不同文明的發展經驗和優秀成果，在經濟崛起的同時加快實現文化崛起，實現中華文明的復興繁榮；中華文明也可以更好地走向世界，充分發揮自身的影響力和“軟實力”，與世界各個不同文明共存共融，這是構建澳門跨文化國際交流平臺更為深遠的意義所在。

## 2. 積極擴大與內地互補合作，解除土地、港口、人才等資源短缺對澳門發展的嚴重束縛

澳門地域狹小，沒有深水港，缺少雙語、多語人才和專業人才，長期束縛澳門的正常發展，極大限制國際交流平臺功能的充分發揮。然而澳門所缺少的，正是內地富裕的。鄰近澳門的珠海橫琴島土地面積3倍於澳門，充分開發後足以容納數十萬人。珠海高欄深水港能停泊10萬噸級海輪，內連珠江流域和華南腹地，外通五洲大洋，可與澳門

---

14. 黃漢強：《澳門的經濟》，北京：新華出版社1999年版，第113頁。



自由港優勢互補，建成國際樞紐港。珠海大學城集聚了多所全國和華南著名大學，適當調整後能夠滿足澳門的人才需求。因此，只要積極擴大與內地、特別是與近鄰珠海的互補合作，束縛澳門發展的上述難題都可以得到解決。

澳門經濟被稱為“微型經濟”，但就經濟總量和人均收入而言，澳門都高於許多國家，已不能算是“微型”。制約澳門發展的最主要因素是空間狹小，土地“微型”。解除澳門空間束縛的重點，在於同珠海合作開發橫琴島。橫琴島土地面積有86平方公里，與澳門最近距離不足1公里，並已建成連接兩地的澳珠大橋，加快開發勢在必然。但跨境合作開發具有很強的特殊性，要成功運作，關鍵需有明確的功能定位和特殊的政策支撐。開發橫琴的目的，是為了支援澳門更好的發揮“中國—拉丁語系國家交流平臺”作用，強化澳門作為“東方邁阿密”的功能。因此，橫琴開發區應以貿易、金融、會議、展覽、旅遊、物流等為主導產業，發展“總部經濟”，成為拉丁語系國家跨國公司、跨國銀行“進入中國的門戶”；建設介紹展示拉丁語系國家的展覽會議設施和各類博物館、主題公園等，成為中國瞭解拉丁語系國家的“拉丁世界之窗”。集聚中國面向拉丁國家的跨國企業以及研究拉丁語系國家的大學、科研機構，成為“走向拉丁世界的橋梁”。鑒於橫琴島是處在澳門和珠海間的一塊四面環水、地形特殊、易於管理的海島，可考慮對橫琴島實行高度特殊的開放政策，與澳門實現人員、商品和資金的自由進出，創造同澳門類似的自由港環境，吸引澳商、外商和內地企業前來投資、貿易和經營，把橫琴島建成與澳門優勢互補、有利完善澳門國際交流平臺功能的跨境自由貿易區，建成澳門與珠海經濟合作和共同發展的主要增長點。澳門地小人少，單靠澳門自身，很難在短期內實現經濟結構調整和城市功能轉換。而開發利用橫琴島，把橫琴島建成“內地澳門”，可以與澳門優勢互補，盡快成為“東方邁阿密”。橫琴島充分開發後，未來的澳門—珠海能夠形成擁有上百萬人口和強大輻射功能的國際性聯體大都市，在中國對外開放和國際交流中發揮重要作用。

現代化海港、空港是一個國際交流樞紐必須具備的重要基礎設施。澳門已建成國際機場，但沒有深水海港。對外交通不便是歷史上澳門國際商埠衰落的主要原因，至今仍嚴重制約著澳門的發展。由於

珠江口岸線有東沖西淤的自然特點，在澳門鄰近海域建設深水港代價很高，近期難以實施。最可行的辦法是與珠海共同建設和利用地處珠江入海口的高欄港，將高欄港部分港區劃為保稅區或自由港區，建設連接澳門的封閉通道，使澳門自由港與高欄深水港互為補充，共同建成國際性樞紐港。澳門是中國距歐洲、非洲、美洲眾多拉丁語系國家最近的地區，隨著中國對外經濟聯繫的不斷擴大，可以考慮開闢澳門到這些國家的海上航線。最重要的“拉丁語系國家航線”有兩條：一是澳門經蘇伊士運河到葡萄牙和南歐拉丁國家的國際航線，用中國的勞動密集產品換取這些國家的技術密集產品；二是經莫桑比克、西非到巴西和拉丁美洲的國際航線，用中國的日用消費品換取這些國家的農產品、礦產品和資源密集產品。澳門和珠海還可在高欄港利用國外資源、原料、資金、技術，開發大進大出、深度加工的臨港產業，發展港口經濟。

澳門作為中國的一個對外交流門戶，也需要加強與內地和香港的交通聯繫。目前，澳門和珠海是我國沿海發達地帶極少數不通鐵路的城市之一，不僅阻礙了同內地的交往，也影響了自身的發展，要盡快建設廣珠澳鐵路和城際軌道交通線。澳門和珠海地處西江入海口，西江是珠江水系主幹，發源於雲南，流經貴州、廣西、廣東等省區，全流域通航里程近1萬公里，是華南最大的“黃金水道”，也是中國西南省區出海的傳統主通道。地處西江口的國際商埠澳門，則是西江流域和大西南對外貿易的傳統出海門戶。歷史上西南的茶葉、絲綢、蔗糖、銅、錫、鉛、朱砂、麝香、桐油等豐富物產，多由西江水道經澳門運往日本、菲律賓、印度、歐洲和美洲。西江流域上游資源富集，下游經濟發達，澳門和珠海可與沿江城市加強合作，共同開發西江航運，共同建設西江流域經濟帶。在廣珠澳鐵路建成後，應考慮將廣珠澳鐵路沿西江向上游延伸到梧州、柳州，接黔桂、焦柳、南昆等鐵路，形成大西南又一條出海大通道，並和西江水道、沿江公路等組成溝通港澳與西南腹地的現代化綜合交通走廊，強化港澳與內地的聯繫，促進大西南的開發開放。澳門、珠海和香港同處珠江口，相互間年客運量超過1000萬人次。目前澳門、珠海與香港的陸路交通需迂回繞行，十分不便。建設澳門、珠海到香港的跨海大橋已成為三地的共識，需要加強合作，及早建成這一重大工程。

在澳門，中文和葡文同為官方語文，然而真正通曉中葡雙語的人才為數甚少，中拉多語人才更為稀缺，這是澳門與邁阿密等多元文化國際城市的最大差距所在。沒有大量雙語和多語人才，澳門就無法為中國和拉丁語系國家交流提供良好的服務，難以成為發達的國際交流平臺。澳門存在中葡雙語文化環境，是東亞唯一以葡語為官方語言的地區。澳門人學習葡語，相對於香港和內地而言，有明顯的比較優勢。葡語是世界主要通用語言之一，學習葡語還有利於掌握法語、西班牙語這些重要的國際交流工具。因此，應鼓勵澳門的華裔居民學習葡語，也要支援澳門的葡裔居民掌握中文。澳門具備推行雙語教育的有利條件，可以借鑒瑞士、比利時、盧森堡、新加坡等國家的經驗，在中小學教育階段就普遍實行中、葡雙語教育或中、葡、英及中、葡、法等多語教育，培養更多中葡、中拉雙語人才。為加快構建澳門國際交流平臺，還可以從中國內地及拉丁語系國家大量引進中拉雙語人才。中國內地大學生所學外語基本為英語，已是世界最大的學習英語群體，而法、西、葡等有數億人使用的主要國際語言均被視為“小語種”，學習者寥寥無幾，人才培養明顯失衡。應當根據中國全方位擴大對外交往的實際需要，實施相對均衡的外語教育，造就更多能掌握法語、西語、葡語等國際語言的各類人才。可以把鄰近澳門的珠海大學城作為全國中拉多語人才和跨文化人才培養中心，借助澳門多語環境、國際聯繫優勢及珠海高教優勢，面向國內外大量引進和培養各類跨語言、跨文化人才和專業人才，重點是培養澳門緊缺的西語、法語、意語人才，以滿足澳門中拉國際交流平臺發展之需。

### 3. 積極拓展與廣大拉丁語系國家的經貿文化聯繫，開發多樣化中介服務產業，強化澳門的國際交流平臺功能，帶動澳門經濟多元發展

以澳門為跨文化國際交流平臺，全面拓展中國和拉丁語系國家的經貿文化聯繫，可採取“請進來”和“走出去”等多種舉措。“請進來”，在“中國—葡語國家經貿合作論壇”等中拉合作機制的基礎上，舉辦各類葡語和拉丁語系國家商品交易會、展覽會、博覽會，積極吸引拉丁語系國家的跨國銀行和跨國公司來澳門投資、貿易和經營，擴大與這些國家的商貿交流，發展貿易、航運、物流、保險、法律、會計等國

際中介性服務業。廣泛收集拉丁語系國家的市場動態、商情預測、經營決策等資訊，逐步形成國際金融貿易中心、國際中介服務中心和國際資訊諮詢中心。吸引拉丁語系國家的旅遊、文化、體育等機構來澳門興建具有拉丁特色的主題公園和旅遊景點，舉辦各種文藝表演、文化展覽、體育競賽等有著濃厚拉丁色彩的文化旅遊活動，推動澳門與葡語和拉丁語系國家的人員往來，推動澳門國際旅遊業的發展。吸引拉丁語系國家的大學、研究部門來澳門設立分支機構，開展科技和教育合作。與拉丁語系國家的世界名城發展“友好城市”、“姐妹城市”關係，全面擴展澳門的對外交流。“走出去”，利用澳門與拉丁語系國家的跨文化溝通優勢，利用中拉合作論壇等合作機制和聯繫渠道，利用澳門輻射拉丁語系國家的海空國際航線，與內地及海外華人、華僑聯合在拉丁語系國家舉辦各類經濟、文化、科技交流活動，構建中國在拉丁語系國家的商品營銷網路、旅遊宣傳網路、技術引進網路、資金融通網路、資訊溝通網路、科教合作網路、文化傳播網路等。利用澳門同拉丁語系國家的傳統聯繫，加強中國與歐盟的雙邊關係，加強中國同非洲、拉丁美洲發展中國家的“南南合作”，加強中華文明與不同文明的對話交流。

構建澳門國際交流平臺，需要培育發展澳門多樣化的貿易、金融、旅遊、會展、物流、法律、諮詢、教育、文化、創意等國際中介性服務產業集群，以強化澳門國際交流平臺功能，推進中國的對外交往。具體路徑可考慮從澳門旅遊客源充足、旅遊會展設施發達和文化旅遊資源豐富的實際出發，以會議展覽業、商務旅遊和文化旅遊業為龍頭，引領澳門國際中介性服務產業集群的發展進程。在中國—拉丁語系國家合作論壇基礎上，廣領域、大縱深地持續採取多種後續行動拓展中拉聯繫，在總體把握拉丁語系國家國情和中拉交往需求基礎上，規劃、策劃、組織各類豐富多彩的相關會展、旅遊、節慶等活動，利用澳門的多元文化特色和中國的巨大市場前景吸引國內外人氣，集聚國內外要素和產業，在廣泛的國際交流中，進一步帶動貿易、金融、物流等其他現代服務業成長擴張，形成類似香港那樣發達的國際中介性服務產業集群。澳門以這些產業集群為主體，完全可以在博彩業之外構造具有“反磁力”的新經濟增長極，帶動產業結構升級優化，真正走出一條社會繁榮穩定、經濟多元發展的新路，也能在中國融入全球化的進程中，發揮更加突出的作用。

## 五、結語

2005年，中國舉辦了紀念鄭和航海600周年的盛大活動。鄭和七下西洋，最遠到達非洲東海岸，其規模之大，在當時世界上無人可比。然而，這一壯舉卻未能持續下去。明清兩代封建政權甚至多次頒佈“禁海令”，長期實行閉關鎖國政策。鄭和航海100多年之後，葡萄牙人繞過非洲好望角，穿越印度洋來到中國澳門，從此開始了西方列強全球擴張的“哥倫布時代”。在對外開放與閉關鎖國之間，中國有太多的歷史經驗與教訓需要反思、需要記取。

澳門回歸祖國，標誌著西方殖民擴張歷史的終結，也迎來了一個新的時代。在當今的全球化時代，中國更應發揚鄭和七下西洋對外開放、友好交往的精神，面向世界、走向世界。在未來中國的對外開放中，澳門能夠發揮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澳門雖是一個彈丸之地，但500年的東西方交往讓它蓄積了驚人的能量。中國的改革開放，已使一些鄰近澳門的漁村、小城在短短幾十年時間中變成人口數百萬、上千萬的大城市。中國加快推進現代化和加速融入全球化，也能夠讓澳門再次成為舉世矚目的國際名城，成為中國向葡語國家和拉丁語系國家的開放門戶，成為“東方邁阿密”，成為一個全球化時代的國際交流和文明對話平臺。鄭和開創的“西洋航線”，將會由澳門繼續延伸，直至廣大葡語國家和拉丁語系國家，這不僅有重要的現實價值，更有深遠的歷史意義。

